

WAI GUO CHANG PIAN XIAO SHUO MING ZUO

外国长篇小说名作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外国长篇小说名作

芳草幽兰 编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粤新登字 09 号

外国长篇小说名作

芳草 幽兰 编

责任编辑 吴海燕

*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农垦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 印张 100 千字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 7-5361-1789-2/I·125

全套定价:38.50 元(共 7 册)

内 容 简 介

为了给广大青少年及文学工作者提供阅读和鉴赏外国文学作品的方便,我们编选了这套外国文学名作丛书。

这套丛书包括《外国寓言名作》、《外国童话名作》、《外国诗歌名作》、《外国散文名作》、《外国短篇小说名作》、《外国中篇小说名作》、《外国长篇小说名作》等7本。每本分别选取了外国著名作家的名作若干篇,每篇作品都附有简明扼要的作者简介及内容提示。这些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技巧圆熟,风格各异,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

因此,该丛书是广大青少年及文学工作者学习外国文学的优良读物,也是大中小学图书馆收藏的宝贵资料。

目 录

死魂灵	[俄]果戈理(1)
一、作者简介	(1)
二、内容简介	(2)
三、故事梗概	(3)
四、原文节选	(11)
怎么办?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28)
一、作者简介	(28)
二、内容简介	(29)
三、故事梗概	(30)
四、原文节选	(37)
安娜·卡列尼娜	[俄]列夫·托尔斯泰(51)
一、作者简介	(51)
二、内容简介	(53)
三、故事梗概	(54)
四、原文节选	(61)
悲惨世界	[法]雨果(85)
一、作者简介	(85)
二、内容简介	(86)
三、故事梗概	(87)
四、原文节选	(100)

红与黑	[法]司汤达(114)
一、作者简介	(114)
二、内容简介	(115)
三、故事梗概	(116)
四、原文节选	(128)
欧也妮·葛朗台	[法]巴尔扎克(138)
一、作者简介	(138)
二、内容简介	(139)
三、故事梗概	(141)
四、原文节选	(146)

死 魂 灵

[俄]果戈理

一、作者简介

果戈理(1809—1852),俄国作家。生于乌克兰地主家庭。自幼爱好戏剧、民间歌谣和传说,才华出众。1828年中学毕业,移居彼得堡。曾谋到一个小公务员差事,因薪俸微薄,度日艰难,不久辞职,专事文学创作。1831年发表短篇集《狄康卡近乡夜话》,多采用民间故事和传说形式,描绘乌克兰的自然景物和风土人情,语言朴实优美,生活气息浓郁,充满诗情画意,富于传奇色彩。1835年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密尔格拉得》、《彼得堡的故事》。其中以《塔拉斯·布尔巴》、《涅瓦大街》、《旧式地主》和《狂人日记》、《外套》等最为著名。内容或歌颂民族解放斗争,或鞭挞封建农奴制度,或刻画乌克兰农村地主的卑鄙庸俗,或描写彼得堡官场“小人物”的悲惨命运;风格或豪放粗犷,高扬到“抒情境界”,或幽默讽刺,引人发出“含泪的笑”。1836年写出喜剧《钦差大臣》,以惊人的现实主义手法,刻画了外省官吏集团的丑恶面貌。受到反动势力的攻击,而避居国外。在罗马完成长篇小说《死魂灵》的写作,以辛辣的讽刺笔调无情地揭露和抨击腐朽的农奴制度,“震撼了整个俄罗斯”,并奠定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础。1842年又出国六年。因长期脱离俄国社会和受宗教神秘主义影响,晚年转而为农奴制

辩护，并发表《与友人书简选》，宣扬用道德、宗教来改善社会，受到别林斯基的尖锐批评。临死前在极度的思想矛盾和精神痛苦中焚毁了《死魂灵》第二部的原稿。

二、内容简介

著名长篇小说《死魂灵》通过乞乞科夫收买死魂灵的故事，成功地刻画了一些俄罗斯地主的形象。对俄国形形色色的官僚和新兴资产阶级作了深刻的揭露和辛辣的嘲讽，惟妙惟肖地画出了他们的嘴脸，揭露了农奴制日趋瓦解的趋势。

玛尼罗夫是一个疏懒成性、无聊、空虚的寄生虫典型。他是一个无所事事的青年地主。他的癖好就是抽烟和漫无边际的幻想。他的屋子里乱七八糟地放着各种烟。他整天幻想着要从屋子里挖一条隧道出去或搭一座石桥，两边可以开商店，还可以在眺望台上观望莫斯科的全景。他喜欢高谈阔论，表面装出“高雅”，但从不看书学习，内心世界极端空虚。

罗士特莱夫是一个无赖恶棍的典型。他专事吹牛撒谎、制造谣言、挑拨离间、打架斗殴，在他看来，个人的欲望和冲动就是一切。他既没有玛尼罗夫那种故作高雅的风度，也不具有科罗蟠契加的吝啬。他狂饮烂赌、挥霍无度。精神世界已经堕落到类似禽兽的地步。

泼留希金是一个吝啬成癖的地主典型。头上戴着一顶满是油腻的女人小帽，腰带上挂着一大串钥匙，穿着一件又破又脏的女人长衣，竟然让人分辨不出他是男是女。他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积累财富。凡是在路上看见的一块旧鞋底、一片破衣裳、一个铁钉……他都拾回去。甚至别人的东西，在一瞬间也会变成他的。除非当场捉住，否则，他会以祖宗三代起誓，证明

东西从来就是他的。他对儿子、女儿也同样吝啬，甚至把女儿和儿子赶出家门。女儿本想得到他的一点资助，他却一毛不拔。泼留希金对待农奴更是残忍，家中只有一双靴子放在门口，谁进去谁穿，其余时间全部赤脚。在与乞乞科夫洽商死魂灵的卖价时，他更是斤斤计较，毫厘必争。

科罗皤契加长于精打细算，对别人怀疑戒备，愚昧无知，精神贫乏，鼠目寸光，一心只想聚敛钱财。梭巴开维支则粗暴蛮横，向来用虎狼一般的态度对待别人，希望把一切人都掐在手心里。这是唯一对乞乞科夫要求购买死魂灵而毫不觉惊讶的地主。

此外，作者还塑造了乞乞科夫这个具有新兴资产阶级特征的典型。他是一个精力旺盛，谙熟世故的奸猾市侩，有百折不挠、顽强执着的“进取心”，千方百计地图谋大发横财，唯利是图是他的本质特征。

三、故事梗概

省会NN市的一家旅馆里，新来了一位客人，他身材高大、肥胖。名片上写着“五等官保甫尔·伊凡诺维支·乞乞科夫，地主，私事旅行”。他到省城来是要进行一项吓人听闻的投机买卖。他向地主们贱价收买已死、但尚未在名册上勾销的农奴。俄国每十年进行人口调查一次，政府按登记的人口征收人头税。在人口调查后，农奴死了，地主仍要为其纳税。只有到下次人口调查时，才把死农奴的名字勾销。因此，在两次调查之间，死农奴在法律上仍被看做活人，乞乞科夫要购买的便是这样名存实亡的农奴。然后，他在南方买一块荒地，以移民为借口，把收买的死农奴当作活的移到荒地上，造好一份地主的

产业册。他把这份产业册向救济局抵押，可以牟取高额的押金（当时一千个农奴可抵押二十万卢布）。乞乞科夫骗取了押金，便可逃往国外，过起安乐的日子来。为此，乞乞科夫来到省城第一件事，便是向本城官员们打听这一带有名的地主，他们有多少农奴，最近发生过哪些流行的时疫，农奴死的多不多？

乞乞科夫在交际场中出现，温柔、体面、彬彬有礼，博得官员们的好感。关于他自己，他则回避不谈，即使要谈，也大都不着边际，他表现得惊人的谦虚，他说：“在世界上他是无足轻重的一条虫，没有令人注意的价值。”在官员们的家里，他认识了当地地主。一星期后，他便坐着马车，一一去拜访他们。

乞乞拉夫第一个拜访的地主叫玛尼罗夫。他的房子建在山上，有着英国式的花园。马尼罗夫“年纪并不大，那眼睛却糖似的甜，笑起来细成一条线”。他的风采也很体面，总显出要竭力收揽对手的欢心的模样来，初次一见面，谁都要喊出“一个多么可爱而出色的人阿”，但过了一会，就什么话也不能说了，再过一会，便心里想“呸！这是什么东西呀！”于是离开了去，如果不离开，那就立刻觉得无聊得要命。玛尼罗夫管自己的太太叫“心儿”。他们结婚虽然八年多了，但还是一起分吃着苹果片、糖果或胡桃。每当这时候，他总是用一种表示挚爱和娇柔的声音说道：“张开你的口儿来呀，小心肝，我要给你这一片呢。”

乞乞科夫来拜访他时，关于谁先进门的事推让了半天，谁也不肯让步。最后，只好两人侧着身子，一同跨进了门槛。玛尼罗夫对市上的官员们总是称赞不已，对谁都加上“非常敬”和“非常可爱”的字样。当乞乞科夫向他提出购买死魂时，最初，他感到很惊讶，他不和乞乞科夫买来干吗？后来，

答应把这些对他根本没用的死农奴奉送给他，这使乞乞科夫很高兴，说了一番“忠于真理”，“良心干净”的话，而且还用手帕去擦那流下来的眼泪。

乞乞科夫的马车在路上碰到雷雨。天色已经很晚了。他来到一个狗吠得“像教会里唱歌队”一样的村庄。迎接他的是一个旧式地主科罗璠契加。她看到乞乞科夫满身泥水，便惊叫起来：“啊呀，我的上帝，你的背面和这一边，都脏得像野猪一样了，这是在哪里弄的呢？”这是个女寡妇，她的农奴还不上八十个。庭院里养满了鸡鸭，她亲身操作家务，一个子、一个子的积蓄着钱财。当乞乞科夫要她把死了的十八个农奴让给他时，女地主犹豫着，考虑着别人会出更高的价格来购买。乞乞科夫忍耐不住了，愤愤地抓起一把椅子在地板上一顿，并且诅咒她遭着恶鬼。女地主害怕了，只好以十五个卢布的代价把死农奴卖给了乞乞科夫。

在乡间的一家小饭馆里，乞乞科夫遇见了地主罗士特莱夫。这是一个“中等身材的汉子，通红的面颊，雪白烁亮的牙齿，漆黑的胡子的好家伙”。他过惯了逍遥放浪的生活，成天在外赌博、酗酒、打架，惯会造谣生事。这种人，大家都称他为快男儿的，“他们爱说话，会花钱，有胆量，不改口。”初见面，他就要发誓和你结成永久的朋友。但也许就在结拜的晚上和你吵翻了，彼此打起架来。他一会儿会说：“吻我吧，心肝，我爱得你要死了。”另一会儿，他却骂你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混蛋。罗士特莱夫刚从省城赌输了钱回来，他邀请乞乞科夫到他田庄上去作客。乞乞科夫答应了。

罗士特莱夫的家里乌七八糟，招待客人的设备一点也没有。房间里只有几根猎枪和各式各样的烟斗。他带乞乞科夫

参观他的产业。首先看马房，然后看狗圈。他的狗都起着各种怪名字，如“骂呀、发火、不要脸、上帝在此、暴徒、宝贝”等。狗群见主人来了都跑拢来，有的狗用脚掌搭在罗士特莱夫的肩膀上，而罗士特莱夫站在狗群中“就像是它们的父亲”。“骂呀”还用后脚站起来和乞乞科夫接了个吻，弄得他狼狈不堪，赶快把口水吐掉。又参观鱼池，罗士特莱夫说，他的池子里养着要两个大汉才能拉得上来的鱼。最后，参观罗士特莱夫的田产，他说他的田庄上，野兔多得连地面都看不见了，新近他还亲自拉住一匹兔子的后脚。

饭后，乞乞科夫谨慎地向罗士特莱夫提出要购买他的死魂灵，并要他不要把这事传扬出去。罗士特莱夫追问他买来干吗？乞乞科夫编了几次谎，总瞒不过这傻笑着的老滑头。罗士特莱夫提议下盘象棋赌一下。他把死农奴押上，乞乞科夫把一百卢布押上。乞乞科夫暗想自己的棋下得不坏，不妨碰碰运气。可是，下棋时，罗士特莱夫作弊，他用袖子把一个子推到乞乞科夫面前，要吃他的“帅”了。乞乞科夫不下了，罗士特莱夫便认定他输了，并喊来仆人要揍他。正在这紧张的时刻，法院送来一张传票，有个地主控告罗士特莱夫在一次醉酒时打了他。乞乞科夫便乘这机会，赶快跳上马车跑了。

乞乞科夫拜访的第四个地主是梭巴开维支，这是个行动笨拙，样子像熊的地主，连他身上的便服也是熊皮色；袖子和裤子都很长，脚上穿着毡靴，走起路来老踩别人的脚。他的脸色是通红的，像一个五戈比克的铜钱，“谁都知道，这样的脸，在世界上是很多的，对于这特殊的工作，造化不必多费心机，也用不着精细的工具，如磋子，锯子之类，只要简单的劈几斧就成。一下——瞧这里罢，鼻子有了——两下——嘴唇已在适

当之处了；再用大锥子在眼睛的地方钻两个洞，这家伙就完全成功。也无须再把他刨平，磨光，就说道‘他活着哩’，送到世上去。”

梭巴开维支的房舍和家里的陈设都笨重结实。无论桌子、柜子、椅子都好像在说：“我也是一个梭巴开维支”或者“我也像梭巴开维支”。连他的田庄上的栅栏、马房、农奴小屋都造得非常坚牢。墙上挂的画也都是腰身壮大的将军。他的太太高大稳重，好像一棵椰子树。梭巴开维支阴沉寡言，食量却很大，自称有“俄国人的肚子”，无论吃烧猪，烧鹅都要吃个“完整”的。他对任何人都瞧不起，他认为省城的官员们都是些强盗、骗子和混蛋。而且他一眼看出乞乞科夫是个骗子手。当乞乞科夫向他购买死农奴时，他开口要一百卢布一个，并极力称赞这些死去的农奴都是些能干的脚色。他们讨价还价争执了许久。最后，乞乞科夫只好以两个半卢布一个的价钱成了交，他在心里却暗暗骂梭巴开维支是个“杀人凶手”。

泼留希金是乞乞科夫最后拜访的地主。他的田庄既萧条又颓败。农奴的小屋显着衰朽的景像。木材是虫蛀的，许多屋顶好像一面筛。有些房屋除了椽子之外，看不见屋盖，其间有几枝横档，仿佛骨架上的肋骨一样，泼留希金的房子则像个“衰老的病人”，围着又低又破的篱笆，墙壁和门上，满生着青苔。打开昏暗的门，吹来一股好像从地窖中出来的冷气。

泼留希金是个富有的地主，他有上千个农奴。但他极端吝啬，过着像叫化子一样的生活。他穿得很破旧，吃的也很坏。当他在路上走着的时候，看到一块旧鞋底，一片破布，一个铁钉都要拾回家。农奴们都在背后说：“我们的渔翁又在那里捞鱼了”。他把田庄上的出产和拾来的东西堆在房间里后，便不再

去过问它们了。因此，他的干草和谷子腐烂了，粮堆和草堆都变成了真正的肥料，地窖里的面粉硬得像石头一样，只好用斧头去劈下来。麻布、呢绒以及手织布匹都化成飞灰。他和一切都断绝了往来，因为他认为与人接触就象征着物质上的消耗。甚至，他把子女看作是自己财产最危险的浪费者。他和子女吵翻后，便不愿意再求得和解。他对农奴进行残酷的剥削，不管年成好坏，农奴都得照样缴纳地租，女人要缴纳旧额的胡桃，女织匠要照机数织出一定的布匹。在他田庄上，农奴死得像苍蝇一样多，每年都发生农奴逃跑的事件。

乞乞科夫来拜访他时，还打量了老半天，无法断定他是男的或女的？最后，乞乞科夫以为他是女管家，于是，他一面跨下车子，一面问道：“请问，妈妈！主人在做什么呀？”泼留希金回答说：“主人不在家！”并问有什么事？当乞乞科夫说出有件买卖要和主人当面交谈时，他便把乞乞科夫接进家中。这时，乞乞科夫才看清了他的脸，“这个老人有尖尖的下巴，转来转去的小眼睛，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裳，在颈子上还用旧袜子或绷带来代替领带。”乞乞科夫提出要购买他的死农奴时，他很高兴，把乞乞科夫当作“救主”，因为他的农奴死得多，每年还得向政府交纳大笔税款。乞乞科夫以十分低廉的价格，在他那里整整弄到了二百个死的和逃跑的农奴的名单。

乞乞科夫走访地主后，回到省城旅馆。心情十分愉快。亲自写好了注册呈文，准备到民事厅去办手续。乞乞科夫购买死农奴的事（人们以为他买的是活农奴），在省城传为佳话。人们把他当成阔佬，体面人。甚至还引起名门闺秀对他的青睐。可是，在一次晚会上，罗士特莱夫却当场揭了他的底，说他在购买死农奴。弄得他狼狈不堪。

省城的官员们都聚集在警察局长家里，猜度着乞乞科夫是个什么样的人？邮政局长讲了一个神奇的戈贝金大尉的故事，以为他是戈贝金。有人怀疑乞乞科夫是化装了拿破仑，警察局长参加过一八一二年对拿破仑的战争，认为乞乞科夫和拿破仑也差不多。他们去请问罗士特莱夫。这位撒谎大王又加油加醋的胡诌了一通。官员们都把乞乞科夫当作是神秘莫测的人物。为此，检事感到害怕。回家后竟中风死了。

乞乞科夫在省城呆不下去了。天一亮，他便坐着马车走了。在马车里，他回想起自己的生活经历。他出身于破落的贵族家庭。小时候，父亲送他去上学，便教给他一套为人处世的哲学。父亲说：“你听哪，保甫卢沙……最要紧的是要博得你的上头和教师的欢心。只要和你的上头弄好，那么，即使你生来没有才能，学问不大长进，也都不打紧；你会赛过你所有的同学的。不要多交朋友；他们不会给你多大好处的；如果要交，那就拣一拣，要拣有钱有势的来做朋友，好帮帮你的忙，这才有用处。不要乱花钱，滥请客，倒要使别人请你吃，替你花，但顶要紧的是：省钱，积钱，世界上的什么东西都可以不要，这却不能不要。……只要有钱，你想怎样就怎样，什么都办得到，什么都做得成。”因此，乞乞科夫在做学生时代，就显出惊人的积钱本领。他常搞些小玩意儿，高价卖给同学。他巴结教师，暗中告同学的密。毕业时竟获得了优等文凭。后来，他在财政厅干事，为了往上爬，他叫科长为“爸爸”，并表示要向他的麻脸的、嫁不出去的女儿求婚。于是，科长在上司面前极力保荐乞乞科夫，把他提升为科长。乞乞科夫目的达到后，他中止了叫科长为“爸爸”，而且，向他女儿求婚的事再也不提了。后来，他由于贪污被停职，但他在税务局找到了税务官的职位。他勾结商人

进行走私活动，捞到了四十万卢布的家私。可是，案发后，他的脏款被查封，降为法院代书人。这时，他看到一个迁居到墨西哥的地主，把大半死亡的农奴和已成为荒地的产业拿到救济局去抵押，骗取了大笔的款子。于是，乞乞科夫受到启发，便想出了购买死农奴和荒地的计划。

乞乞科夫的马车在大道上飞跑，车轴闪成一枚圆圆的平板，道路隆隆响动。行路人吓得发喊，站下来仿佛生了根。车子飞过去了，只看见在远地里好像一阵浓密的烟云，后面旋转着空气。作家发出感叹说：“俄国啊，你不也在飞跑吗？你奔到哪里去？给我一个回答吧！”

（温祖荫）

四、原文节选

第二章

.....

.....当乞乞科夫渐近大门的时候,就看见那主人穿着毛织的绿色常礼服,站在阶沿上,搭凉棚似的用手遮在额上,研究着逐渐近来的蓬车。蓬车逾近门口,他的眼就愈加显得快活,脸上的微笑也愈加扩大了。

“保甫尔·伊诺凡维支!”乞乞科夫一下车,他就叫起来了。“您到底还是记得我们的!”

两个朋友彼此亲密的接过吻,玛尼罗夫便引他的朋友到屋里去。从大门走过前厅,走过食堂,虽然快得很,但我们却想利用了这极短的时间,成不成自然说不定,来讲讲关于这主人的几句话。不过作者应该声明,这样的计划,是很困难的。还是用大排场,来描写一个性格的容易。这里只好就是这样的把颜料抹上画布去——发闪的黑眼睛,浓密的眉毛,深的额上的皱纹,俨然的搭在肩头的乌黑或是血红的外套,——小照画好了;然而,这样的到处皆是的,外观非常相像的绅士,是因为看惯了吧,却大概都有些什么微妙的,很难捉摸的特征的——这些人的小照就很难画。倘要这微妙的,若有若无的特征摆在眼前,就必须格外的留心,还得将那用鉴识人物所练就的眼光,很深地射进人的精神的底里去。

玛尼罗夫是怎样的性格呢,恐怕只有上帝能够说出来吧。有这样的一种人,恰如俄国俗谚的所谓不是鱼,不是肉,既不